

訪返台定居的作家陳若曦

海外飄流三十餘載 陳若曦回台定居

飄流海外三十餘年的作家陳若曦，帶著經歷兩岸特殊政治變化的身分，終於以中央大學駐校作家返台定居。



拿到身分證，陳若曦準備在台灣定居了。

攝影／蔡明志

文／謝金蓉

一九三八年出生、今年五十七歲的陳若曦，大學時代和同學白先勇、王文興等創辦「現代文學」，取道外國進入中國大陸經歷文革，後因美麗島事件面見蔣經國兩次，出身台灣的當代作家裡，經歷最多兩岸政權變化，而且「走到哪，故事就發生到哪」的作家，陳若曦可以名列前茅。

飄流海外三十餘載

至今仍認為自己「不幸」沾惹上政治的陳若曦，飄流海外三十餘載之後，十一月起返鄉擔任中央大學的駐校作家，她已經租了房子，準備在台定居。由文建會補助經費、央大英文系教授何春蕸主持的「性／別研究室」出面邀請，陳若曦找到她在台灣的第一份工作，每星期三的晚上，任

何人都可以到央大的「松濤文學坊」親炙駐校作家開的寫作課，第一堂課便來了幾位附近的社區媽媽，她們和學生一樣，多是慕名而來。

十五年前，陳若曦第一次回來，帶著留美文化界二十六人署名的「致蔣經國先生的公開信」，請求蔣經國寬容處理美麗島事件。飛機著陸，機上廣播「陳若曦先下機」，她心知國民黨早有準備。她從機艙門見到尚未謀面的公公婆婆，他們一見面就說「妳不要管高雄事件」，陳若曦一楞，看到旁邊站著一位高高的人對著她笑，她以為是安全人員，還跟他握手，問他：「請問你貴姓？」他回答：「我是你弟弟」。

陳若曦嚇了一跳，十幾年不見，她完全認不出來，而且她事先沒有跟家人說要回台灣。為此她歉疚了很久，弟弟也有一陣子不能諒解。陳若曦一度被批評為「祇知有國，不知有家」，可能出自這件事。

寫作作品反映時代

如今真正回家來了，陳若曦的感覺又是如何？葉石濤曾用「迷惘而疲倦」形容陳若曦作品的讀後感，和兩岸關係都深的陳若曦，近年來的短篇

小說著力於公正、客觀對待兩岸的中國人，卻使評者質疑她的「中庸之道」意義何在。在中央大學的研究室裡，陳若曦說：「我寫的都是反映時代的事實，所以有人說我，走到哪裡故事就發生到哪裡，中國發生六四、台灣發生高雄事件，在我的作品裡都找不到紀錄，主角的背景就是當時時代的背景。政治本來就是千變萬化的，讀我的作品可能會有如此的印象，也許這是我的弱點吧！」

陳若曦出國後先拿加拿大護照，江南案發生後，她嚇了一跳，趕快去買了一個十萬美金的人壽保險，心想假使自己有什麼三長兩短，還有喪葬費留下來。當時流傳一則謠言，竹聯幫準備殺四個人：江南、聶華苓、陳若曦，還有一個不記得名字，「我心裡很害怕，江南也祇不過寫了一本書，更何況他還有美國籍，於是我去申請美國籍，為的是保障性命。」

江南案發生後，陳若曦接到張富美、聶華苓的電話，聶華苓告訴她，是不是應該回去一趟，有機會見到蔣經國總統，可以幫他們說點話。陳若曦猶豫了很久，之前她獲得吳三連文藝基金會頒的文學獎，被邀請回台灣領獎，並且被暗示，蔣經國總統會見她，她說：「我一聽就不想回來，因為我恐怕被當成『反共作家』，那次就用感冒做藉口，沒回來。」

一九七四年，陳若曦發表離開大陸之後的第一篇小說「尹縣長」之後，被封為「反共作家」，她認為可

能是國民黨政府想找一些樣版作家。她說：「當時還很介意別人這麼說我，現在不會了，而且現在也不會有這麼說」、「當時我很堅持一個信念，我反共，可是不反華。」

沾惹政治感覺不幸

後來，聶華苓想了個點子來刺激她回台灣：雷震案發生時，海內外人士希望胡適回台灣，向蔣介石求情，可是他並沒有回來。陳若曦聯想到，作爲一個台灣人，台灣有難的時候，如果連試都不試一下，以後會一輩子歉疚，所以就決定回來。回來前，杜維明、莊因都到她家，商量信怎麼寫，重點放在美麗島事件，民法審判

就夠，不要用軍法審判。所以，「致蔣經國先生的公開信」就由她帶回來。

陳若曦拿信給蔣經國時，他非常



白先勇與陳若曦是同期的台灣作家。

攝影／符鼎燾

陳若曦所知道的張愛玲

麥

卡錫是陳若曦和張愛玲共同的朋友，因爲麥卡錫，陳若曦才有機會認識張愛玲。五〇年代末、六〇年代初，麥卡錫是美新處處長，他畢業於愛荷華大學，聶華苓的先生保羅安卡爾的學生。麥卡錫曾經問陳若曦，張愛玲想到台灣來找寫作的材料，張愛玲希望「儘量愈鄉土愈好」。

陳若曦問了「現代文學」的學弟王禎和，她知道王禎和很崇拜張愛玲，王禎和家住花蓮，夠鄉土的。王禎和的母親知道有遠客要

來，趕緊灑掃，陳若曦也提前一天去看合不合適。第二天，張愛玲和殷張蘭熙一塊來，他們在花蓮住了兩三天，後來先生生病，張愛玲提前回美國。

陳若曦很好奇張愛玲怎麼寫出「秧歌」，有一次問起麥卡錫，沒想到他說：「I tell you a secret.」他們把資料給張愛玲後，張愛玲住到香港一家旅館就開始寫啦。陳若曦聽了很訝異，心想張愛玲好厲害，「照材料可以寫得那麼好，而且根本看不出來。」

鎮定，她則說了些希望能寬容處理的話。前一天她坐計程車，向司機問起高維事件，司機都說「不能講、不能講」，陳若曦跟蔣經國說，連計程車司機都不敢講美麗島事件，可見外面一片風聲鶴唳、人心惶惶。

第二次見蔣經國前，陳若曦就聽說蔣經國剛去了一趟高雄，而且要求坐計程車，把安全人員急死了。第二次見蔣經國時，他問陳若曦去南部的觀感，但她還是直接向他提起高維事件，並且說美麗島事件「不是叛亂事件！」蔣經國問她：「陳小姐，這不是叛亂事件，是什麼啊？」陳若曦一急之下，不知道怎麼回答，就說「哦，是一次很嚴重的交通事故」，坐在一邊的蔣彥士，半個人都站起來，可能認爲她很大逆不道。陳若曦記得，蔣經國親口告訴她：「祇要有一個人被冤枉，我心裡都會很難過。」

「不幸」沾染上政治的陳若曦，作品通常處理政治和人的關係，正常生活裡，陳若曦覺得「政治很打擾人的」。她以自己 and 中國大陸的關係做比喻，文革後她出來，中國大陸不歡迎她了，然後她又變成統戰的對象，六四事件後她又拒絕簽證，過了一年又好了，但去年開始又拿不到簽證，原因是艾蓓委託她把「叫父親太沈重」拿到香港，找人出版，因爲這件事又得罪了中共。

從去年初到今年三月，陳若曦受聘到香港一家新創立的「星期天」周

刊擔任顧問編輯，有了機會，而且離台灣愈來愈近了。可是，和很多中年返鄉的知識分子、文化人士一樣，「一定要有人請才能回來」，如果在台友人、相關單位沒有提出確定的工作機會，或者確定的經濟來源，他們是沒法回來的。

作家身分回台定居

一九五七年，剛進台大外文系不久的陳若曦，受到夏濟安的影響很大，她和白先勇都被他叫去單獨談話，現在回想，「夏老師滿器重我們的」。後來夏濟安因爲恐共離開台灣，他創辦的「文學」雜誌就中斷，陳若曦和白先勇想繼續鼓吹現代文學，可是，她問白先勇，沒有錢怎麼辦？沒想到白先勇回答，錢不是問題，於是他們很快就弄起來了。

「現代文學」之前，當年外文系幾個愛好寫文章的同學就組了「南北社」，每個月寫一篇文章互相交流。直到現在，陳若曦每次回來台灣還會去找王文興，和白先勇也有聯繫。他們在大學時代便創辦了影響台灣文壇的里程碑「現代文學」，往後三十年，大學生創辦的文學刊物沒有超過他們當年的成績，寫作風氣也沒有再強過他們那班。

以作家身分回來定居的陳若曦，唯一遺憾的是晚了兩個禮拜拿到身分證，來不及擁有明年總統選舉的投票權。不過，第一次雖然來不及，下一次肯定來得及了！